

乙丑
重編

飲冰室文集

冊
壹

乙丑重編 飲冰室文集 卷七十五

第四集十七

新會 梁啟超

時事新報五千號紀念辭

本報創自清季，迄於今日，幸而不致中道夭折，得有五千號之紀念。同人等追懷既往，更事之多艱，忭念將來踐責之不易，且欣且懼，裊觸萬端，謹述所懷，以告讀者。

吾儕從事報業者，其第一難關，則在經濟之不易獨立。報館恃廣告費以維持其生命，此爲天下通義。在產業幼稚之中國，欲恃廣告所入以供一種完善報紙之設備，在勢既已不可能，而後起之報爲尤甚。質言之，則凡辦報者非於營業收入以外別求不可告人之收入，則其報殆不得自存。本報十餘年間，蓋無一日不感受此種苦痛，力極聲嘶，不能支而思舍去者，不知幾何次矣。同人等殊不敢以清高自詡，但酷愛自由，習而成性，常覺得金錢何來，必自勢力；無論受何方面金錢之補助，自然要受該方面勢力之支配，最少亦受牽掣。吾儕確認現在之中國，勢力卽罪惡，任

受何方面勢力之支配或牽掣，卽與罪惡爲鄰。吾儕不能革滌社會罪惡，旣已滋愧，何忍更假言論機關，爲罪惡播種？吾儕爲欲保持發言之絕對的自由，以與各方面罪惡的勢力奮鬪，於是乎吾儕相與矢，無論經若何困橫，終不肯與勢力家發生一文錢之關係。吾儕十餘年守此苦節，雖於精神上差獲慰安，而事業上之茹痛乃無極。昔有節婦，年八十而被旌，集其婦子，示以念珠一串，齒痕滿焉，則五六十年間深宵啜泣時，嚼苦茹辛，以自策厲所留之遺跡也。吾儕今爲本報慶祝五千號，吾儕回檢過去之諸號，自覺號號皆飾以深宵之齒痕。吾儕誠不欲以身受之隱痛，嘵嘵向人顧，最所歉仄者，吾儕以此綿力守此苦節，爲經濟力所限，常不能依吾儕之原定計畫，以從事設備，以致吾儕理想中之好報紙，至今仍不能出現。此則吾儕所告罪於讀者而欲求一諒者也。

吾儕旣不自揣其力之孤微，而誓與惡勢力奮鬪，故其受惡勢力之摧殘也，亦獨酷。十餘年間之遘閔受侮，其鱗次疊起者，不暇俟數。試舉其最烈者：當民國三四年間，本報在社會上信用已漸立，銷數幾與今日埒矣。籌安會起，各方面勸進文電，

污我報界潔白之紙者纍纍相望，我同業蓋莫不含憤，而未有以破之也。本報得洪憲政府指授機宜，僞造民意之密電數十通，急發表之而爲之疏證其真相，天下憬然。然發表未及半，本報已被命停止郵寄，不能有片紙出租界外。本報受此打擊，兩三年而元氣猶不能復。兩年前安福兇醜，炙手可熱，道路以目。同業中持正論者固自不少，而本報以謬謬過甚，獨爲彼輩怨毒所集。今日停郵，明日控案，在滬經理僕僕對簿，在都訪事，囚繫經年。凡所以摧鋤剿折之者，惟力是視。吾儕既致命遂志，以與羣小宣戰，凡此橫逆固早已列入預算表中，曾無所於悔。然坐是乃銷磨其無限精力於此種抵抗，而報中內容之充實改良，常有所障而不獲兼程以進。此則吾儕雖在今日猶痛定思痛者也。

吾儕以爲今日之惡勢力，不獨一方面；凡所謂勢力者，大抵皆惡也。吾儕一不能有所庇縱，故有時對於甲部分惡勢力方施攻擊，移時而對於與甲正反對之乙部分惡勢力而亦施攻擊。攻甲時則甲疑其袒乙，攻乙時則乙又疑其袒甲，卽旁觀者亦或疑其態度之不常。吾儕既抱有一定之方針，固勿之恤，然而已從各方面日

日增樹其敵。吾儕又確信報館之天職，在指導社會，矯正社會，而萬不容玩弄社會。逢迎社會，故一方面對於深根固蒂之舊思想，常冒不韙以摩其壘；一方面對於稗販流行之新思想，亦未嘗輕予盲從。吾儕誠不敢自謂其所見之必當，雖然，常以天真爛漫的態度，自發表其現時良心所主張，一無瞻顧，從不肯以投合社會心理之故，偶發違心之論，尤不願作模稜兩可之辭，以逃天下之責難。是故吾儕每有建言，在社會上恆見爲逆耳。此又本報常遭拂逆之一原因也。

本報十餘年之立場既如此，在勢宜若不能以倖存。然而日邁月征，忽已達五千號之紀念。吾儕對於讀者宏獎之盛心，不能不感極而泣。而社會上能容此孤介之物，使之遂其發榮滋長，其亦前途光明之一徵兆也。同人等受茲獎勵，誠歡誠忭，惟有益自鞭策，永矢固有精神於勿替。而對於所謂理想的計畫，所以改良本報內容，使與時代之需求相應者，更一日不敢怠。同人所以酬讀者之愛，如是而已。

湘報序

丁酉戊戌間，譚復生唐紱承諸君子發行一日報於長沙，名湘報，是爲湖南有

報紙之始。其報宗旨有二：一曰鼓吹民主政治，二曰發揮湖南人固有精神。雖發行未匝歲，而見錮於清政府，然湖南人自此昭蘇。後此奇才蔚起，以締造我中華民國，湘報之賜也。民國肇建，既十有二年，而中樞不綱，俶擾滋甚，識者思以省自治藥之。而湖南實首布省憲爲全國倡。夫作始之難，天下通義也。湖南之以省憲爲治，前無所師，而其事又起於累歲兵爭，公私彫敝之後，險艱百倍於常，其不能一蹴而得滿志之成績，有固然矣。雖然，一事之成，未有不自積經驗而來者。既確信真理之所在，則躬行之。行之而後，其事之經緯本末，層累曲折見，則所以補救其偏弊，而尅勝其困衡者，於是乎出也。吾友唐君規嚴及其同志，有見於此，胥謀辦一報以闡發自治之真精神，使湖南人知自治之果爲真理，而所以能實現之者，又須費莫大之努力也。遂取湖南最初之報之名，仍名曰湘報。今者言論自由之保障優於昔，若前湘報之見摧殘於政府者，蓋爲事所必無。然則今湘報也，殆永復生絛丞之精神於不敝，而且進其指導湖南者以指導渴求自治之全國民，其責任之重如是也。規嚴及報中諸君子，其必有以副之矣。民國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，新會梁啓超序。

晨報增刊經濟界序

中國經濟界危機，蓋未有甚於今日者。受歐美工業革命之壓迫，百業彫敝，其勢之所積已百數十年。加以十年來政治上之不安寧，內地農工商日受摧殘而莫之救。歐戰中，以緩付賠款及參戰借款及原料輸出增額等原因，資金驟形潤澤，外國仰物品於我者亦多。一時企業勃興，頗有向榮之象。乃因當事者絕無經濟常識，絕不知經濟組織，前項資金所產生之事業，三年來早掃地盡矣。其結果徒對外增一負擔。又展轉由所謂中國金融家之手，與貪黷無恥之惡官吏朋比，重重疊疊，嫁負擔於政府。最後之負擔則仍在全體人民。人人皆知現在政府已經破產，殊不知破產者豈惟政府。試問全國資產，舍十幾萬萬元之紙片，更有何物？此十幾萬萬元者爲票面價格，在市面上平均已不值三之一或四之一，而其命皆託諸政府。一旦政府宣告破產，此十幾萬萬元立刻變爲「無價證券」，全國人倚牆而餒已耳。一方面青年血氣之士，取歐美對治其經濟界之藥方，不審我國國情如何，強爲削趾適履的活動。尤有政治野心家欲利用之以擴勢力，不問當事人（包資本勞動

兩級言）利害如何也。而所謂在政治社會經濟社會現在握有勢力之人，又絕不知大勢所趨，以一時之高壓獲勝，謂爲得計。其所醞釀之危險，賈生所謂『抱火措諸積薪之下而寢其上』，未足云喻也。吾以爲（第一）直接救濟中國經濟界，且勿高談何種何種主義。第一要著在如何講求組織方法如何養成組織能力。自命資本主義者流，惟知憎惡恐怖過激派，殊不知以公等之反科學的無常識的組織，豈能延壽命以俟過激派洪水之來襲耶？自命社會主義者流，一若將現在私人企業摧陷廓清，能事已畢。試問其時所謂國有地方有社會之事業，是否尙須辦？以現在不解組織方法絕無組織能力之中國人當之，其貽苦痛於社會者，又不知其若干倍於今日也。（第二）欲間接救濟中國經濟界，在先使社會多數人確知現在經濟社會之實況，復有相當之常識以批判之。今日自極頑鈍之閣員議員以至極勇銳之社會革命運動家，皆懵然不知現今經濟社會作何狀。卽眈眈然號稱實業家者，其智識亦正與彼輩相等。乃若雍容揄揚之士大夫，出作入息之一般市民，益復漠然以爲無與己事。無數迫於眉睫的問題，在國人腦中絕對不成問題。偶有人

握筆弄舌，清談幾句，乃類舉子之對空策，去事實不知幾萬里，曾讀幾本外國經濟學教科書者，開口便如宋儒之談井田封建，以危機之洊迫，既至此極，而當事者如彼，批評指導監督者如此，非舉全部經濟社會淪胥以亡不止也。晨報之受社會恩遇久矣，今茲增刊經濟界，吾祝其以全力注此兩點，庶乎其可以自效而告無罪也。

近著第一輯序

民國九年春，歸自歐洲，重理舊業。除在清華南開諸校擔任功課及在各地巡回講演外，以全力從事著述。已印布者有『清代學術概論』約五萬言，『墨子學案』約六萬言，『墨經校釋』約四萬言，『中國歷史研究法』約十萬言，『大乘起信論考證』約三萬言，又三次所輯『講演集』約共十餘萬言。其餘未成或待改之稿，有『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示的情感』約五萬言，『國文教學法』約三萬言，『孔子學案』約四萬言，又『國學小史稿』及『中國佛教史稿』全部棄卻者各約四萬言。其餘曾經登載各日報及雜誌之文，約三十餘萬言，輒輯爲此編，都合不滿百萬言。兩年有半之精力，盡在是矣。本編殊蕪雜不足齒錄，過而存之，藉覘

異時學力之進退云爾。上卷卽『歐遊心影錄』之一部分，彼書既中輟，錄其可存者，分別標題凡八篇。中卷專爲研究佛典之著作，內中有『中國佛教史』之一部分，都凡十二篇。下卷研究國史及其他國學之著作及政治問題諸論文，與夫無可歸類者凡二十七篇，與三次所編講演集無一從同焉。十一年雙十節編定，啓超記。

稷山論書詩序

癸亥長夏，獨居翠微山之祕魔巖，每晨盡開軒窗納山氣，在時鳥繁聲中作書課一小時許以爲常。一日蔣百里挾一寫本小冊至，且曰：『三十年夙負，合坐索矣。』視之，則會稽陶心雲先生論書絕句百首。原稿有俞曲園、譚復堂、李莚客、袁爽秋、沈乙庵諸序跋，皆手寫也。而不佞一短札亦僂然蝨其間，文筆書勢皆穉弱如乳臭兒，視之羞欲死。蓋十七八歲時初游京師作也。札中答心老誨諉作序云：『三月內必有以報命。』迄今爲三月者，殆百有五十，而心老墓木久拱矣。記十二三歲時，在粵秀山三君祠見心老書一楹帖，目斂魂搖不能去，學書之興自此。京師識心老，蓋在夏穗卿座中，心老卽席見贈一帖，文曰：『學問文章過吾黨，東南淮海惟揚州。』

且曰，粵地在禹貢固揚分也。其書龍跳虎臥，意態橫絕。亡命後帖久燼，然神理深鏤吾心目，今猶可髣髴也。心老論書尊碑絀帖，此固道咸以來定讞。雖然，簡札之與碑版，其用終殊。孫虔禮所謂『以點畫爲情性，使轉爲形質者』，其妙諦又非貞石刻文所能盡也。明矣。輓近流沙墜簡出世，中典午殘縑數片，與彙帖所摹鍾王書乃絕相類。其書蓋出諸北地，不知名之人之手，非江左流風所扇，故知翰素旣行，風格斯嬾，未可遂目以僞體祧之也。余於書不能有所就，且平昔誦習皆在北刻，心老之論復何間然？顧孟子惡執一賊道，然則北刻外無楷法之論，終未敢苟同。恨不得起心老於地下，更一揚權之。或問曰：論書之作，在今日毋亦可以已耶？應之曰：不然。吾聞之百里，今西方審美家言，最尊線美，吾國楷法，線美之極軌也。又曰：字爲心畫，美術之表見作者性格，絕無假借者，惟書爲最。然則書道之不能磨滅於天地間，又豈俟論哉？新會梁啓超。

致吳子玉書

子玉將軍麾下，竊聞照乘之珠，以暗投人，鮮不遭按劍相視者。以鄙人之與執

事，夙無一面之雅，而執事於鄙人之素性，又非能灼知而推信；然則鄙人固不宜與執事有言也。既今不能已於言，則進言之先，有當鄭重聲明者數事：其一，吾於執事，絕無所求；其二，吾於南軍，絕無關係；其三，吾對於任何方面任何性質之政潮，絕不願參與活動。吾所以不避唐突，致此書於執事者，徒以執事此旬日間之舉措，最少亦當與十年內國家治亂之運有關係，最少亦當與千數百萬人生命財產之安危有關係。吾既以此時生此國，義不容默爾而息；抑爲社會愛惜人才起見，對於國中較有希望之人物如執事者，凡國人皆宜盡責善忠告之義。吾因此兩種動機，乃掬其血誠，草致此書，惟執事垂察焉。此書到時，計雄師則既抵鄂矣。執事胸中方略，非局外人所能窺，而道路藉藉，或謂執事行將徇政府之意，從事於武力解決。鄙人據執事既往之言論行事以卜之，殆有信其不然。若果爾爾者，則不得不深爲執事惜，深爲國家前途痛也。自執事撻伐安福，迅奏膚功，而所謂現政府者，遂託庇以迄今日。執事之意，豈不以爲大局自茲粗定，將以福國利民之業責付彼輩也。今年矣，其成績何若，此無待鄙人詞費。計執事所痛心疾首，或更有倍蓰於吾儕者。由此言

之維持現狀之決不足以謀治安，既洞若觀火也。夫使現狀而猶有絲毫可維持之價值，人亦孰願無故自擾，以重天下之難？今彼自身既已取得無可維持之資格，則無論維持之者費幾何心力，終必無所救，而徒與之俱斃。若以執事之明而猶見不及此，則今後執事之命運，將如長日衣敗絮行荊棘中，吾敢斷言也。而或者曰：執事所規畫，殆不在是；執事欲大行其志，則不得不以武力排除諸障；執事今挾精兵數萬，可以投諸所向，無不如意，且俟威加海內後，乃徐語於新建設也。執事若懷抱此種思想者，則殷鑒不遠，在段芝泉。芝泉未始不愛國也，當其反對洪憲，拯國體於漂搖之中，其爲一時物望所歸，不讓執事之在今日。徒以不解民治之真精神，且過信自己之武力，一誤再誤，而卒自陷於窮途，此執事所躬與周旋而洞其癥結者也。鄙人未嘗學軍旅，殊不能知執事所擁之兵力視他軍何如。若專就軍事論軍事，則以貴軍齏粉湘軍，誰曰不可能？雖然，尤當知軍之爲用，有時不惟其實而惟其名，不惟其力而惟其氣。若徒校實與力而已，則去歲畿輔之役，執事所部，殊未見有以優勝於安福，然而不待交綏而五尺之童已能決其勝負者，則名實使然，氣實使然。是故

野戰礮機關鎗之威力，可以量可以測者也；其不可量不可測者，乃在輿論之空氣。空氣之爲物，若至弱而易侮，及其積之厚而扇之急，順焉者乘之以瞬息千里，逆焉者則木可拔而屋可發，雖有竇獲，莫能禦也。輿論之性質，正有類於是。三年來執事之功名，固由執事所自造，然猶有立乎執事之後而予以莫大之聲援者，曰輿論。此諒爲執事所承認也。嗚呼！執事其念之！輿論之集也甚難，其去也甚易。一年以來，輿論之對於執事，已由沸點而漸降下矣；今猶保持相當之溫度，以觀執事對於今茲之役，其態度爲何如？若執事所舉措而忽反於大多數人心理所豫期，則緣反動之結果而沸點忽變爲零點，蓋意中事也。審如是也，則去歲執事所處地位，將有人起而代之，而安福所卸下之垢衣，執事乃拾而自披於其肩背，目前之勝負，抑已在不可知之數耳。卽讓一步，如現政府所願望，仗執事威靈以掃蕩湘軍，一舉而下岳州，再舉而克長沙，三舉而抵執事功德夙被之衡陽，事勢果至於此，吾乃不知執事更何術以善其後？左傳有言：『盡敵而返，敵可盡乎？』試問執事所部，有力幾許，能否資以復滿洲駐防之舊？試問今在其位者與將在其位者，能否不爲王占元第二？然

則充執事威靈所屆，亦不過恢復到民國七八年之局面而止，留以醞釀將來之潰決已耳。於大局何利焉？況耽耽焉慕執事之後者，尤大有人在。以吾儕局外所觀察，彼湘軍者，或且爲執事將來唯一之良友，值歲之不易，彼蓋最能急執事之難。執事今小不忍而齏粉之，恐不旋踵而乃不勝其悔也。執事不嘗力倡國民大會耶？當時以形格勢禁，未能實行，天下至今痛惜。今時局之發展已進於昔矣，聯省自治，輿論望之若饑渴，頗聞湘軍亦以此相號召，此與執事所夙倡者，形式雖稍異，然精神則脗合無間也。執事今以節制之師，居形勝之地，一舉足爲天下輕重，若與久同袍澤之湘軍左提右挈，建聯省的國民大會之議，以質諸國中父老昆弟，夫孰不距躍三百以從執事之後者？如是，則從根本上底定國體，然後蓄精銳以對外雪恥，斯真乃愛國軍人所當有事，夫孰與快鬩牆之忿而自陷於荊棘以終也？鄙人自昔本以書癡聞，比來更日夕淫於典籍，於時事無所聞問，凡此所云云，或早已在執事規畫中，且或已在實行中，則吾所言悉爲詞費，執事一笑而拉雜摧燒之，固所願也。若於利害得失之審擇，猶有幾微足煩尊慮者，則望稍割片晷，垂意鄙言。嗚呼！吾頻年來向

人垂涕泣以進忠告，終不見採，而其事後乃悔吾言之不用者，蓋數輩矣。吾與執事無交，殊不敢自附於忠告，但爲國家計，則日祝執事以無悔而已。臨風懷想，不盡所言，敬頌勛安，伏惟荃察。

與曹仲珊書

仲珊仁兄足下，丁巳秋間一晤，忽逾六稔，未嘗以片紙自通於記室，非故慢也。莊子曰：『魚相忘於江湖，人相忘於道術。』弟之與公，固宜相忘者也。乃者世變日新，生民愁怨，而此中癥結，有由公作之，宜由公解之者，是用不避交淺，爲公進一深言。最近中央政局之擾攘，其禍根全在公之欲爲總統，此天下所共見，毋庸爲諱也。民國總統，人人可爲，夫孰謂惟公而不可爲者？昔之曾爲總統與夫今後之欲爲總統者，吾良未識其人之賢於公者幾何。夫又孰謂某某必宜爲總統，而惟公不宜爲者？雖然，吾儕固不反對任何人之欲爲總統，但不能不反對任何人之用武力金錢威逼利誘以爭總統。一年以來，以我公欲爲總統之故，所播腥羶於立法行政各界者，何限何量？怪劇之不已，至最近乃有六月十三日之事，一年來所逐逐以營者，其

結果爲摧殘士類之廉恥，而最後一著所轟轟以鳴得意者，其結果爲盪夷國家之法紀，此兩種罪惡實爲民國政治史留莫大污點，爲國人所萬萬不能容赦。舉國輿論所以責備我公者，亦既言無不盡，無待第詞費矣。今所欲問者，乃在我公既手構此滔天巨禍，所以善其後者何如？其猶將悍然不顧，怙前非盲進耶？語有之：『衆怒難犯，專欲難成。』謂公今日尙能以法定人數具足之選舉會選爲合法總統，雖五尺之童，當知其決無其事。非常總統耶？事實總統耶？固猶我公好自爲之。雖然，公亦嘗與稍有常識之人一慮其後否？公自視威望才略孰與項城？項城自命一世之雄，卒以千夫所指，無病而死，須知亡項城者乃全國人，非與項城爭長短之人也。第不避忌諱，敢以極不祥之豫言相告曰：我公足履白宮之日，卽君家一敗塗地之時。夫君家廢興，何與天下事？然以公一人之故，召十數省若干時日之亂，犧牲千萬人生命財產以爲殉，恐天下之怨毒，又決不止如今所云云而已。然則公將裝聾作啞，觀望形勢以待將來耶？吾以爲此種態度，決不足以贖公之愆，而求國人之恕。今茲之變，總統亡，國會裂，政府空，現在之攝政內閣，無論如何斷不能得法律上之根據，蓋此殘缺不全之三五閣員，乃已經免職最少亦已經自